

<<紫极舞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紫极舞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440616

10位ISBN编号：7802440610

出版时间：2008-05

出版时间：现代

作者：藤萍

页数：19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紫极舞>>

内容概要

一对江湖情侣因为骄傲的个性而分离，在分别的这两年中，配天遇到了一个真心爱着她，宁愿为了她而死的男子。

这个亦正亦邪的男人为了她引发出一连串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引起群雄激愤。

在上玄、配天本已艰涩无比的情路上，惯爱嘲弄世人的命运之神再出难题——这对多舛的恋人到底要如何选择，才能找到迷宫正确的出口？

这场骄傲与骄傲的比拼到底如何收场？

回了头的上玄会不会追到配天？

还是——对于他们，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了……我们拭目以待……原来所爱的莫过如此。

<<紫极舞>>

作者简介

藤萍，本名叶萍萍，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，职业：警察。  
现居厦门。  
她是一名户籍民警，又是武侠言情小说界最具人气的写手，藤萍驾轻就熟地游走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，她创作的二十多部武侠言情小说先后在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，是国内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。  
目前已

<<紫极舞>>

书籍目录

引

- 一 桃妖
- 二 红梅
- 三 追猎
- 四 蝴蝶
- 五 不妨死
- 六 救命
- 七 杀人
- 八 真相
- 九 恩情
- 十 蜉蝣
- 十一 旧事

## &lt;&lt;紫极舞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红尘旧事，浮生蜉蝣，皆可忘可不忘。

此时四月十八，正是一年佳时，满山桃花、梨花盛开，种果的农人也正忙碌，桃林、梨林之中都可见人影。

一个人信步走到桃林之中，桃树尚未舒芽长叶，却是满树桃花。

看桃花的人一身灰色衣袍，袖角有些破旧，身材颇高，微略有些削瘦，年纪莫约二十出头，背影看来似是一个踏青游人，但侧望一看，此人满脸胡子，不修边幅，又似一个江湖浪客。

桃林之中，有人吹箫，吹的是一首很熟悉的曲子，叫做《西洲》。

上一次听见《西洲》，已是五年之前的事了，那时他在汴京，日子和如今大不相同。

那江湖浪客负手静静的听那曲子，嗅着淡淡桃花香气，在林中踱步。

他虽然衣裳寒碜，踱起步来，却并没有寒碜味儿，甚是舒缓徐和。

桃林里的箫声突然停了，随之响起的是琴声，弹奏了几句之后，突又换成笛声，接着又换为琵琶声，顷刻之间，竟连换七八种乐器，而件件弹奏得极尽精妙，深得其中技法。

那浪客信步前行，穿过大片桃林之后，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摆放着十来件乐器，有琴有箫，有笛有磬，有琵琶有月琴，甚至还有木鱼。

而十来件乐器之间，坐着个红衣男子，他正斜抱一具古筝，倚靠桃树之下，扣指拨弦，指下之曲，仍是《西洲》。

见有人走近，他抬起头来，露齿一笑。

那浪客一怔：只见这弹琴吹箫之人面上涂有白垩胭脂，半张脸白、半张脸红，浑然看不出本来面目，如不是青天白日之下，多半见着之人都要以为见鬼了。

那红衣男子也不打招呼，仍懒洋洋的靠在桃树之下，弹他的《西洲》，这一弹便弹了大半个时辰。

那浪客也就驻足默默的听，却也不走开。

大半个时辰过去，那红衣男子突然笑道：“你不弹奏一曲？”

”那浪客淡淡的答：“我只会听，不会弹。”

”红衣男子抚住筝弦，“你听我弹，那不公平，接着！”

”他扬手把身旁一物掷给了那浪客，“啪”的一声那浪客接住，入得手来的，却是那具木鱼。

“敲来听。”

”红衣男子怀抱古筝，悠悠仰首看天，“忆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。

单衫杏子红，双鬓鸦雏色。

西洲在何处？

……” “笃”的一声，那浪客当真敲了一记，木鱼之声干净沉静，十分入耳，他突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红衣男子转过头来，“我姓白，叫红袂。”

” “为何戴有面具？”

”那浪客淡淡的问。

白红袂答道：“和你的胡子一样，不愿见人罢了。”

”那浪客顿了一顿，突然道：“我姓赵，”又顿了一顿，他才缓缓的说：“叫上玄。”

”白红袂道：“有了名字，便是朋友，坐吧。”

”上玄当真遥遥坐了下来，白红袂双手一推，“碰”的一声将古筝弃去，从怀里摸出一截更短的笛子，正要吹奏，上玄突然问道：“你可会吹叶？”

”白红袂放下短笛，抬手自头上折了瓣桃花，就唇吹了起来，吹的仍是那首《西洲》。

上玄默默听着，过了良久，白红袂一曲吹毕，问道：“你可是想起了故人？”

”上玄不答，又过了许久，他说：“曾经有个朋友，很会吹叶，吹得很好。”

” “哦？”

” “嗯。”

”白红袂把玩了那桃花瓣半晌，反指扣着被他丢到一边的古筝弦，一弦一声，抬头望天，曼声唱

## &lt;&lt;紫极舞&gt;&gt;

道：“怪新年、倚楼看镜，清狂浑不如旧。

暮云千里伤心处，那更乱蝉疏柳。

凝望久，怆故国，百年陵阙谁回首……”唱到一半，突然“铮”的一声划断箏弦，笑道：“世事一场乱麻，人生不堪回首，不唱了。

”上玄静静的坐在一边听，只听他说“不唱了”，慢慢的道：“怪新年、倚楼看镜，清狂浑不如旧。

暮云千里伤心处，那更乱蝉疏柳。

凝望久，怆故国，百年陵阙谁回首？

功名大谬，叹采药名山，读书精舍，此计几时就？

封侯事，久矣输人妙手……”他停了一会儿，才又慢慢的道：“沧州聊作渔叟。

高冠长剑浑闲物，世上切身唯酒。

千载后，君试看，拔山扛鼎皆乌有，英雄骨朽……”他很少说话，此时突然说了下去，“曾有一人，很善弹琴，曾有个朋友，很会吹叶，如今、如今……”

”白红袂悠悠的问。

“如今……”上玄沉默。

上玄盘膝而坐，白红袂靠树而倚，又寂静了一会儿，听上玄开口说，“我曾有个妻子，不过她离开了我。

”他不知为何提起往事，也许是耳听乐曲，眼看桃花，遇见一个没有脸的过客，不知不觉，便说了出来。

白红袂连眼睛都闭了起来，似乎已经睡着了，“哦？”

”“她的兄长，逼死了我爹。

”上玄慢慢的说，“我要报仇，她说我会后悔。

”“那你后悔了吗？”

”白红袂睁开眼睛笑。

“后悔了。

”上玄答。

“但你再也找不到她。

”白红袂笑。

上玄默然，“总有一天，会遇见的。

”“哦？”

我希望你们会遇见。

”白红袂悠悠的说，指间那瓣桃花已经开始凋零，他张嘴咬住那粉色的花瓣，突然将它吃了下去。

而上玄站起身来，望了一眼天色，抖了抖破旧的衣袖，就如他方才信步而来，缓步而去，步履之间，仍旧舒缓徐和，十分平静。

白红袂看着他的背影没入桃林，红红白白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，“没有朋友的人，要做他的朋友，实在容易得很。

”他打了个哈欠，倚树睡去，满地箫琴纵横，桃花缤纷而下，景致风雅狂放。

此时若有人往密县桃林往东步行千步，就会看见相邻一片桃林之中纵横着十几具尸首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书生有和尚，人人颈上一道伤痕，都是被勒断颈骨而死。

又若是常走江湖多识得几个人的武林中人看见，定会大惊失色——那十几个死人正是江湖有名的闲人逸客，号称“胡笳十八拍”的其中十三位。

这十三人有的使琴，有的使箫，有的使笛，有的以琵琶为兵器，当然其中和尚用的便是木鱼，总计有十三种。

现在那十三种兵器都在白红袂身周，兵器上面落满了桃花瓣。

而如果认得是“胡笳十八拍”的武林人胆子再大一点，上前翻看那些尸体的话，就会发现——他们身上除了多了道鞭痕，只是没了银两。

显然凶手只是为了劫财，但劫财劫到“胡笳十八拍”头上，委实惊世骇俗了些，拥有能将“胡笳

## &lt;&lt;紫极舞&gt;&gt;

十三拍”一招勒死的身手，若是去劫银楼，想必所得更多。

这凶手，除了凶残狠毒，尚有一派狂气，自负非常。

他们是谁杀的？

一 桃妖 密县冬桃自古名扬天下，传说冬桃冬季成熟，果大无核，十分甜美，历来都是宫廷供品。

密县方圆十里之内便有三四家“冬桃客栈”，这落于密县秀苗山冬桃林官道外的一家是其中之一，无论酒翁、门帘、旗子，乃至杯碗筷子，都刻有“冬桃”字样。

今日却是春暖，那满山盛开的桃花，便不是冬桃，只是寻常桃花。

每年此时冬桃客栈都很冷清，房客寥寥无几，今年只有一对夫妻，几个浪客。

那对夫妻已在这里住了大半年，平日恩恩爱爱，夫妻俩都极少出门，然而出手阔绰，想必都是出身富贵人家。

几个浪客来来去去，密县桃花酒远近闻名，也是吸引江湖浪子前来的原因。

“得儿”马蹄声响，这日冬桃客栈门口来了一行人，领头的是个青衫少年，此人来头不可谓不小，乃是江南山庄少主江南羽。

他身后的几人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个个样貌古怪，老者或为光头和尚，或为赤脚乞丐，女子或妖媚无双貌若青楼之妓，或年逾八十宛如彭祖之妻，看来皆非寻常之辈。

“伙计，好生照顾我们的马。

”江南羽一跃下马，“各位前辈有请，我已备下厢房，各位先住下用些食物，我们再谈胡笳十三拍被杀之事。

”同行几人欣然同意，当下牵入马匹，点了酒菜，叫伙计送入天字一号厢房，这一行六人关起门来，不知在房中谈些什么事情。

伙计送菜进去，尽听到些什么“桃花”，“腰带”，“女人”之类的词语，暗想怪了，这男人关起门来谈女人，那老和尚和老太婆也谈女人，世道真是变了。

“勒死‘胡笳十三拍’的凶器，若非长鞭，就是腰带。

”房中那年轻些的女人姓花名春风，早年混迹青楼，而后得逢名师学得一门奇幻鞭法，号称“红索女”。

只听她继续道：“若是长鞭，少不得要有鞭纹鞭结，看那些人的死状，不像长鞭所杀，颈上留有布纹，像是腰带。

”“是个女子。

”那赤脚乞丐姓章名病，是丐帮八袋长老之一，“老叫化子看得出，那是女人的腰带勒的，花纹和男人的大不一样。

”“江湖之中，竟然有这种女子？

”江南羽沉思半晌，摇了摇头，“我实在想不出有谁能在一招之间杀死‘胡笳十三拍’。

”坐在一旁抽着水烟的老太婆突然冷笑一声，“不只是一招，是同一招。

杀死那十三人的，是同一招，都是一样的。

”那送菜的伙计自房中退出，一个转身，撞在一个人身上，“哎呀，是小娘子。

”他手里的托盘滑了一下，咚的一声撞在那人身上，那人轻呼一声，退了一步，声音盈盈娇软，十分动听。

伙计连忙点头哈腰，眼前之人一身红裙，容貌娇美，肌肤如水一般吹弹得破，正是住在楼上的那对小夫妻中的夫人，跟随夫君姓容，常听她相公叫她“红梅”。

“小娘子小心，有什么吩咐尽管招呼。

”伙计托好托盘，眼角直飘红梅领口那雪白的肌肤，心里暗道那容相公好运。

红梅低声道她只是来提茶水，那伙计连忙道过会给她送去，心里又忖她那相公也不象话，比娘子还少出门，无论打水铺床，都是红梅出门，这么水灵灵俏生生一个美人儿，怎不好生怜惜？

红梅道了谢，起身上楼。

伙计又忍不住瞄了一眼，这小娘子身段好，样貌好，哪里都好，像煞那诱人犯罪的桃子，让人看得心里怪难受的。



## &lt;&lt;紫极舞&gt;&gt;

正看得想入非非，身后突然有人道：“小二，半斤牛肉，两个馒头一壶酒。”

吓得他一个激灵，猛地回头，却是前两日才住进房里的穷客人，胡子不修，身上没两个钱，看了就令人生厌。

这样貌落拓的客人自是上玄，正在说话之间，楼上突地起了轻微喧哗，似是有女子在哭。

那伙计心里不免对那“容相公”的祖宗八代都无礼了两三回，方才陪笑道，“楼上两口子吵架，公子你要什么？”

上玄也不在意，正要开口，突地楼上咚的一声，一个红衣女子自楼梯跌落，他吃了一惊，本能抬手一接，一阵桃花般温柔香气掠过鼻端，摔入怀中的女子眉若春山，肌肤娇柔，纵然是他也很少见如此娇美的女子。

那女子眼角尚有泪痕，强作欢笑，“没……没事，多谢公子了。”

自他身上挣扎而下，盈盈扶墙而立，似乎扭伤了足踝。

那伙计心里大是怜惜，对上玄斜眼一看，甚是嫉妒。

便在这时，楼上厢房门开了，一个白衣书生走了出来，“红梅、红梅？”

那红衣女子低声道：“我没事，自己摔倒了，不关……不关你的事……都是……都是我自己不好。”

娇柔语声入得耳来，那伙计胸口热血沸腾，恨不得将那白衣书生卤成五香牛肉然后论斤贩卖。

那白衣书生静了一静，淡淡一叹，“成婚以来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“不不不，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，只要你陪着我，什么都……什么都……可以。”

红梅柔声道，“你打我也可以，骂我也可以，我都喜欢。”

白衣书生皱起了眉，“我自不会打你骂你。”

红梅眼圈微红，低声道：“我却宁愿你打我骂我，也胜过了……也胜过了……你不理我。”

正当那伙计越听越恼，正要恶向胆边生，暗忖夜里非将这白衣书生卤了不可之时，上玄听着那白衣书生的音调，越听越疑，那白衣书生自门口拾梯而下，一步一步往红梅身前来， “我不会不理你。”

上玄猛地看见一张雪白清俊的面容，全身一震，大叫一声，“你——”那白衣书生骤然回头，上玄纵然胡须遮面，业已见了脸色惨白如死，“你——你——”那白衣书生刹那间脸上也不见了半分血色，笔直站在上玄和红梅之前，仿佛化作了一尊石像。

——这红梅痴恋的“夫君”，薄情寡意的郎君，竟然就是几年前上玄的妻子，这几年他漂泊江湖始终找寻不到的妻子容配天！

她怎么会娶了“妻子”，住到这偏僻的冬桃客栈中来？

她明明是个女子，怎会娶了红梅？

上玄心里惊愕异常，“配天你……你……”那白衣书生僵了那么一僵，便即淡然，“在下姓容，名决，并非阁下所称之‘配天’，阁下认错人了。”

红梅也是满脸惊讶，拦在容决身前，“他是我相公，我们……不认识你。”

上玄牢牢盯着那张雪白素净的脸，目不转睛的看“容决”拥着红梅上楼。

那伙计悻悻然看着他，“客官，你不是要牛肉吗？”

下去吧，别在这里干瞪眼，丢人啊。

一句话未说完，乍然那客人一双冷眼电般扫了过来，心头打了一突，暗忖这客人像也不好惹，还是早点溜了算了。

“刚才那人，是你的朋友？”

红梅柔声问。

容决不答，却淡淡的问，“方才怎么会摔下去了？”

红梅俏脸微红，“你已经一天没有和我说话，我想……我想试试看你会不会心疼我。”

她低声道，“如果有一天我死了的话，你会不会想我？”

会不会一辈子都……记得我？”

容决皱眉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你怎会死？



## &lt;&lt;紫极舞&gt;&gt;

” 红梅幽幽一叹，“怎么不会？”

是人，都要死的。

” 眼珠子一转，她嫣然一笑，“差点被你逃掉，刚才那人，是不是你朋友？”

” 她伸手环住容决的脖子，在他耳边柔柔的吹气，“告诉我，好不好？”

” 容决微微一滞，“他……” “他没认错人，你认得他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” 红梅轻轻吻着容决雪白的颈项，姿态妩媚，“决……你有好多事……瞒着我。”

” 容决一手将她推开，淡淡的道：“你也有事瞒着我，不是吗？”

” 红梅双手将他牢牢抱住，与他发鬓厮磨，喃喃的道：“决，只要你天天和我说话，无论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，我都不在乎……不管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心甘情愿……” 她伏在容决背上，呵了一口气，“我爱你。”

” 容决僵了一僵，“放开！”

” 红梅深吸一口气，将他放开，眼眶里泪珠盈然，却是要哭了。

“你……总之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” 容决目中显出黯然之色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休息吧。”

” 红梅默默无言转入房中休息，容决默默立于门前，一心之乱，不下于千针万线，尚且是针针入血肉，彻骨疼痛。

配天居然化身男装，还娶了妻子。

上玄下楼之后，食不知味，木然吃完了桌上的牛肉和馒头，伙计牛肉短少斤两，没有给他上酒他也不知。

坐了没多时，陡然听门外砰的一声巨响，几个窗边酒客探头一看，魂飞魄散，都叫：“死人！死人！”

” 那伙计奔出门去看，却见地上一个人摔死在地，血肉模糊，单看那身上穿的衣服，却是刚刚进门没有多久，和那青衣公子同行的那个老叫化子！

他心头骇然，口中惊叫，“哎呀，这……这……” 一抬头，只见人影缤纷，一瞬间在二楼闭门密谈的几人已都在眼前，也不知是从哪里出来的，只见人人脸色惨白，面面相觑，有个老太婆咬牙切齿，“好辣的手！”

” 原来江南羽几人正在房中讨论“胡笳十三拍”被杀之事，讨论来讨论去，谁也说不出来，而后都静了下来，各自用餐。

正在片刻之前，突然有个人影自窗前晃过，那身影疾若飘风，妖魅如鬼，老叫化子眼尖，立刻破窗追了出去，谁知道不过一瞬之间，章病老叫化子就骤然坠楼，气绝而死，这凶手难道当真不是人，而是鬼魅不成？

红索女花春风走近一看章病的尸体，脸色一变，“一击夺魂。”

” 江南羽脸色青铁，他邀请武林同道共同商议胡笳十三拍桃林血案，结果事情尚未开始，便已又死一人，这凶手分明向他挑衅。

章病是被人击中头颅，脑浆崩裂立刻毕命，这等掌力，世上能有几人？

而这凶手又如何知道他们业已来到冬桃客栈，如何能够立即杀人——莫非，那凶手也在客栈之中？

“江贤侄，我看先前老叫化的猜测不对，这等心狠手辣，这等掌力，绝非女子所能，这杀人凶手是个狂魔，也是个疯子，但多半是个男人。”

” 那光头其实并非和尚，只是穿了件和尚袍，他还娶了两个老婆，和江南山庄庄主江南丰是二十年的交情，号称“秃雕”王梵。

“难道世上只许有杀人如麻的男人，就不许有杀人如麻的女人？”

” 那老太婆姓柳，年轻的时候叫柳盛儿，如今年已七十有九，仍旧叫做柳盛儿，正是“秃雕”王梵的妻子，比他大了十岁。

“你们注意没有？”

章叫化子不是一掌毕命，让他脑袋开花的，不是手……” 花春风看着章病，脸色一分一分变得惨白，“是脚。”

” 江南羽全身一震，章病是被人一脚踢中头颅而死，鲜少有人这般杀人，这凶手果然狂妄，而且

## &lt;&lt;紫极舞&gt;&gt;

功力深湛，无论举手抬足都有巨力。

他想了一想，突然脱口而出，颤声道：“如此武功，莫非……莫非是……袞雪？”

” 其余几人一齐点头，王梵沉声道：“如此武功，若非玉骨，便是袞雪！”

” 号称“秋水为神玉为骨”之“玉骨神功”，和“袞雪神功”并称当今武林两大禁术，传说两种奇功同时出世，江湖必有劫难。

这两种武功练成之后都有开山劈石的力量，而且修习和施展都极易走火入魔，百年来在此二功上入魔的人不下千百，如是方被列为禁术。

两年前“祭血会”军师唐天书修习此功，却在即将练成之际死于“鬼面人妖”玉崔嵬手下，此后便未再听说有人练成过，难道这凶手拥有“袞雪”或“玉骨”的不世奇功？

上玄坐在桌边，静静听门外惊骇之声，门外众人讨论之声，句句都入他耳中，突有所觉，抬起头来，却见容决和红梅站在楼梯口。

红梅满脸惊骇往外张望，容决一双眼睛淡淡的凝视着自己，他看了容决一眼，骤然拍桌一击，“小二，拿酒来！”

” 门外吓得魂飞魄散，口角流涎的伙计连滚带爬的进门，奔入厨房去打酒，现在只消不让他看着那死人，他什么都干，叫亲爹都行。

酒很快上来，上玄一口喝干壶中的酒，拍了拍桌面空旷的一角。

容决和红梅走了过来，坐在他身旁。

红梅脸有惊恐之色，容决眉头微蹙，低声缓缓的道，“你还不走？”

” 上玄突地一笑，“人又不是我杀的，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” 容决凝视着木桌许久，方才一字一字的道：“我只知世上只有你，练有袞雪……” 此言一出，无异他已承认他是容配天，只听他继续道：“你若在此，不是凶手，也是凶手。”

” 江南羽几人认定凶手若非练有玉骨神功，便是身负袞雪神功，赵上玄练有“袞雪”，世上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但一旦让人发现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杀人嫌疑。

“我为何要走？”

” 上玄静静的道，“你在这里，我为何要走？”

” 他看向红梅，“我不知道配天是如何娶你的，不过她对你冷淡，那是因为她为女子，而并非男人。”

” 他伸手握住容佩天的手，语调很平静，“她是我的妻子。”

” 红梅盈盈粉泪坠下，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容决却浑身一震，“你的妻子早已死了，我绝非——”却听红梅低声打断，“我其实早已知道，决不是……决是女子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宁愿不知。”

” 她语调似乎平静得很，眼泪一颗一颗如断线珍珠般往下滑落，“我爱容决，我爱他……所以嫁给他，所以陪他住在这里，就算他不和我说话，不看我，我也心甘情愿，只要能陪着他……”她泪眼婆娑的抬起头来，“只要能陪着他看着他，我不要他是女子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女子，只要他是容决，我就爱他。”

” 配天低声道，“我知是我当年女扮男装，误了你一生，可是……” 红梅凄然，“可是当年是我非你不嫁，不是……不是你的错，当年不能嫁你，我宁愿死。”

” 配天不再言语，闭上了眼睛，眼睫颤抖。

上玄伸过手去，握住她的手，只觉她手掌冰冷之极，配天颤了一下，没有挣开，上玄手掌的温度如火般传到她手腕上，只听他断然道：“她是我的妻子，不管她与你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她是我的人！”

” 红梅一震，满头散落的乌发飘了一飘。

上玄目光牢牢盯着配天，“还记得么？”

那天你说我定要后悔？”

” 配天脸色苍白，唇角却微微露出了一丝儿嘲讽之意，“记得，你说‘赵上玄永不言悔。’”

” 接着她又闭上眼睛，“你一直是那语气，从小到大。”

” 上玄的目光突然掠起了一丝狂意，那点狂就如荒芜已久的陵野上空刮起了一阵直上九霄的风，死寂的旷野突然飘起了一片枯黄落叶直逼明月，那么真实得令人害怕，“要是我早已后悔了呢？”

” “你悔与不悔，与我无关。”

” 配天淡淡的道。

## &lt;&lt;紫极舞&gt;&gt;

“你悔与不会，与我们无关。”

”红梅也低声道，“如今我只知……决是我夫君，其他人事，我……我……一概不理。”

”她抬起头来，看着上玄，那双眼睛泫然欲泣，楚楚可怜，“你走吧。”

”“碰”的一声上玄拍案而起，轰然声中，那木桌如遭火焚，刹那之间四散碎裂，焦黑如炭，森然道：“你一日是我妻，这一生一世，不管你为人为鬼，都是我妻！”

”配天见他掌裂木桌，脸色微变，眉宇间掠过一丝怒色，“你——好话不听！”

红梅！

”她身边的红衣女子随即抬头应是，只听配天冷冷的道，“我们走。”

”红梅脸上泪痕未干，破涕为笑，“我们走。”

”两人携手上楼，不再回头。”

上玄眉间亦有怒色耸动，突一侧目，只见身边人影缤纷，方才站在屋外讨论章病之死的那些人都已到了身边，人人目注那粉碎的木桌，脸色大异。

他转身目注江南羽，江南羽心头一跳，强行定神，“好功夫！”

”上玄淡淡看了他一眼，“让开！”

”江南羽心里虽惊，却不能相让，衣袖一，”这位兄台好功夫，敢问师承何处，又为何和这区区木桌过不去呢？

”上玄自幼娇生惯养，本来性情狂妄，目中无人，这几年漂泊江湖，心灰意冷，当年脾气已消沉了很多，听江南羽如此说，也不生气，“啪”的一声他自袖中掷出一物，落在另一张桌上，“打碎一张木桌，不犯王法。”

”他淡淡的道，自江南羽几人中间走过，他身法极快，不知如何一闪而过，业已到了门口。”

江南羽几人一掠桌上那物，心下又是一惊：那是一板黄金，却既非金锭，也非金叶，而是一片方形扣玉的板，莫约三指来宽，三指来长。

玉在中间，玉色润泽，晶莹剔透，黄金围边，其上镂有云纹，四只似豹似虎的怪兽低首耸肩环绕中间的碧玉。

此物雍容华美，绝非寻常人所能有，江南羽脸色微变，旁人或看不出那是什么事物，他出身富豪之家，却认出那是腰带中的一节，但是什么人，竟能以黄金碧玉为带？

眼前此人，究竟是什么来历？

“站住！”

”柳盛儿和王梵双双喝道，一双手爪出手如风，两人四手，已抓中了上玄肩头，骤觉手下肌肤炽热如火，骇然双双放手，跃回客栈门口，只见上玄脸上毫无异色，略振衣裳，又待转身离开。”

便在此时，江南羽一剑出手，往上玄腿上刺去，他这一剑不取要害，以示客气，“这位兄台请留步。”

”……

<<紫极舞>>

编辑推荐

像是溟的风花雪月、风神玉骨、风姿绰约、风华绝代、风流倜傥，都在年间终尔化作了一剪晚风，而谈笑灰飞烟灭的豪情，也终于消减成临风独望。

是指点江山的豪情，是睥睨红尘的狷傲。  
是刀光剑影的喧嚣，是忌扇纶巾的从容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